暗行御史時文

二

七月初一日

李震業

白等矣身多年吏房操矣邑俗居民害役之事無不為之是乎旀且於一鄉相戰之事無不顏知誣陷邑人前後居多是旀戊戌条未捧米還錄閲文到付則不可出給是去乙以趙元基姻婭之間私相符同擅出大同米以給料理之狀極為可駭各別刑推教事

同日　刑問四十三度

李善德

白等以亦以本面下吏頑悍特甚去壬辰年陸軍歲抄邑時本面上西居金男同生金件里者亦處良賂錢文十五兩自頉軍役極其可駭是旀 又於刑吏交代時旀以討捕營

秘閑多惡嚇於海濱受賂錢兩不一而足是以傳說載路
是置右項兩條問目內毋隱直告亦推問敎是臥乎在亦
矣身果爲同年歲抄色吏使喚時同件里者未處訴
謂頃下人情初巡錢文十兩每巡七兩三巡一兩等索捧之
外餘無徵捧之事是白乎旀刑吏使喚時浦民等處
憑藉秘閑錢兩收捧之說實爲曖昧而以署于酒食
之外實無捧殘之事是白遣并以相考分揀敎事

同日

更推白等右良問目內辭緣從是隱諱之狀罪犯無
狀是白置各別刑推得情敎事　刑問一次五度

七月初一日

金世章

白等道之暗行時聞汝矣身爲己卞田結都書員敎差
官磨勘後餘結三十結偷窃一結代錢文十兩式収捧是如傳
說到又浪藉是置偷食田結緣由隨違除良一一直告之推
洞敎是卧乎在亦其時民間給灾外九結果爲欺官偸食爲白
有如可因事現露爲白有置灾結偸食之私自有其律
是白去乎依法刑推敎事　刑問一次

同日

刑推洞目內汝矣偸食結數只是九結是旀其餘二十一結段
亞於何地是白乎乙喻汝旣不爲偸食是乃各面書員
似當偸食汝矣身旣爲都書員則田結間事無所不知
是去乎其間情節更良隨違除良從實直告亦推洞敎
是卧乎在亦上項灾結九結果爲矣身偸食爲白有遝果

其餘二十結民亇分給次以分派於各面書員等處而
分給與餘舍與否矣身知不得爲白去乎相考處置教事

七月初二日

金用伊

金石璧

白等各々辨辭現納汝矣同生件仁伊身乙軍案頉下時邑
吏處情債錢一百兩與受之意潛時既已明知是去乙接詞
下敢與諉色符同不爲直告極爲可駭是置隨諱除
言從實直告亦推問教是臥乎在亦矣徒同生件仁里亦
爲僧現時被定分防之役服役爲白如可壬辰歲抄頉下
時邑吏處所謂情債二十兩叱備給是無加給之事是白
置相考分揀教事

同日

更推白等右言問目內辭緣不爲直告之狀極爲痼駭
各別刑推得情教事　刑問三度

七月初四日

梁山居金震甫

白等矣身亦兩班倚勢山僧動零之年威力奪取他上
爲有如可道知向教時奸狀有所現露可駭罪狀各別
嚴刑以杜後習教事　刑問十五度

同日

機張私都書員金世章

白等汝矣身身爲乙亥年都書員結卜三十結依令
之後九結段稱以官家取用軍器添補乞如爲乎矣二十三結

零殘偸竊之後不歸宿處給直告可駭辭緣更良嚴刑窮問敎事

刑問五度

同日

更推白等刑推時問目內辭緣從實直告是推問敎是臥乎在乙實結三十結內九結段自官家取用於軍光添補之由前已直招爲有在果其餘二十一結段各面書負等處出給使之令給於民人之外矣身亦無干涉於其中是白遣各面書負等以修情人事或給三十卜或給四十卜聚合爲二結三十負是白乎等以此數果爲矣身賣食的實而此外無他所犯之事是白去乎相考處置敎事

七月初五日

龍塘收稅庫直言人金先發

白等乃斗斛自有 朝家定式是去乙龍塘收稅所々用斗
段何如是最大是乎喩從實現告亦推問敎是臥乎在亦矣身
段名陞庫直一從收稅監色之指揮擧行是白在果稅所々用
斗升乙監色措備行用而元無自營刊造給之事是白乎旀
毋論益鹽穀物皆以此大斗升斗持上納實是白乎矣矣身段
以其庫直受其指揮使喚斗持色至於入庫後出入一事
監色專爲主掌是白遣矣身段元無預知之事是白乎旀
即今在任是白在監官段今年閏六月爲始逢差爲白有旀
色吏段今年三月爲始逢差以來爲白有置 相考處置敎
事

七月廿五日

屯次知色吏張命獻

白等矣身忠勳府屯次知色吏因屯民等呈狀上年
実宗區別査問之下同実宗區別而中草乙其監官符
同掩諱不納情狀節〻可駭是白置各別嚴刑推考敎事
刑問十七度

同日

梁山忠勳府屯監朴慶興

白等汝矣身以忠勳府屯監及到屯民處收稅之日或給
買販南草多率至親族屬貽弊屯民哭結多般偷食之
後印中草推諉善負不卽現納與必是遣隨逐偸食之說
照〻雖掩諱是旀南草冊收年言之故史傳人知侵屯民明
白無疑叱分不喻汝矣招辭觀之多有侵漁屯民之迹又是
叱白乎旀且蹈越時以子代行罪狀爲先各別嚴刑現出

敎事　刑問十二度

七月初七日

察問書人吳治白

白等矣身又乃已至四年尚不埋葬傷風敗俗莫此
爲甚誠極痛惡辭緣各別刑推敎事　刑問一次

同日

龍塘奴悅所庫色金先發

白等矣身以同所庫直乃奴悅斜斗之際高重奴悅乞
如此可現露於搗伏之下罪乃不赦乞白亟可驗辭緣各別
科罪敎事　刑問十度

七月初八日

龍塘監役官權百學中

倉吏楊齊興

白等斗斛自有定制是去乙矣徒等以收稅監倉營行較正斗外別作大斗恣意操持於海民處是乎所令此道行次面問覈時從中作奸之狀既已敗露侵漁海民私用大斗之罪各別刑推教事　刑問一次　十五度

同日

大丘賀年吏李俊燮

白等以無月稱以大丘賀年人來留此處各有市直讓以頑覓勒捧十五斗云比之即今市直極為太高是弥所謂年代錢五於一兩五戔或一兩七八戔還捧云以取利之理言之自五月七月至四朔之間一兩之利何至於七八戔乎

此一款尤爲絕痛是旀自營門從其市直許捧是即今市
價十斗之外三斗每年添納之說尤爲巧詐若須猶偏除實
直告之推問教是臥乎在亦矣身既受營門分付乎來此貿
等是有何一毫利己之意哉初頭貿每一兩價式至於十五
斗式至於十三四斗是乎旀即今市價是果至十斗是白乎矣
當初以頭貿所貿之數已告於營門必不爲所貿十五斗
十三四斗之年除人主供饋外之以充是乎旀即今市價
陞云十斗爲初頭受人以年爲難若或以錢一兩五錢防
給是白乎等以果無收捧之元無勒捧之事是白去乎即今
未捧太多尚未收納於營門爲白有置相考處置教事

同日

大丘貿ヽ年吏李俊芝

白等矣身以營門貿ヽ年事來丙供處之始終不一故一依當初所他持上爲白如乎以供濫捧分付至嚴教是白乎亦以依分付以於令市直十斗捧上計料爲白去乎如是納招之後或有違令濫捧是白去等各別刑推教事

七月十二日

京風倉色金時鳴

白等以矣身亦爲倉色莫重還穀不爲直持私自持留以由既已痛問之事是令此推覈之下終不直告之狀極爲痛駭緣由刑推教事　刑問十五度

同日

蔚山兵万下萬壁

白等未出立案兒弱充軍等句為舉行之意元無令付之
事乞乞乙此刈不為施行托以處同之說瞞告本官之故極為
開駭可並推鍋刑推教事　刑問十度

七月十三日

察同居沈堤

白等以矣身侍一家之勞豪攅一邑仍處村民非理不法之事
無所為之乞如傳説浪藉乞矛矣道不得目見有所未的
不為治罪矣須日以矣身沈明事白活官庭詰叱官吏歐
打使令其所以挙實為所未聞者汝矣身陸盛於村閭何有
所仍攅之事豈敢於道前有此攅挙之事乎以出歇之旦

汝矣身同處小民可知乎是汝矣身官庭作挐之罪仍處

小民之罪依法刑推得情教事　刑問二次

七月十四日

叅碇邑郭漢秋等

白等汝矣等爲碇邑色吏之時以南倭分給錢兩民間

爲有如可恃狀以來祖穀爲劫持之計乎且有所爲問而招

問之下諱不直告爲旀前官料米三千石穀物只以一千石

分碇之至於二千石稱以營錢還償盡爲發賣俱極可駭辭

緣各別刑推教事　刑問一次三度

同日

長邑丁趙衣

白等以矣身爲々只色河陽太四百石称以移送角々只居住
那移久書後其實是元無一石移来之事極為可駭辭縁各别
刑推教事　刑問一次

七月二十三日

宜寧仇一光

白等汝矣身未決訟田畓陰然盜々去於經理廳使許多位若
不待收穫技有收納等寧寬之弊極為可駭辭縁各别刑
推教事　刑問五度

尹希相等

白等以矣等主鎮等牌全日萬收斂件記各々着名是如案
錫明白納招是去乙汝矣未服欲證其未牌案錫皆從 傳着

様以誣招故取考其本官捧招時着名則以矣亦各々着名
的實是乎乃必是致疑之状事極可駭辭緣各別刑推敎事
刑問八度

七月二十三日

玄風主鎮等牌金一萬

白等以矣身為主鎮等牌收捧細布自外折半錢布後取
劉松含是旀其矣亦多有軍中收歛之事俱極可痛是如乎以
桂茂明若無所犯是東碩何以白地揮捏至此亦以矣身居
所收歛之陰及有所徐知之事故捉状淨許是亞可駭辭緣各
別刑推敎事　刑問十五度

同日

宜寧色吏徐太益

白等以矣身經理監官等自本官領送是不過一日程之內已過六日之後今始來現情狀可駭辭緣各別刑推教是

刑問十五度

同日

經理廳監官崔興太

白等以矣身本廳監官他矣田畓相訟未決之前、面勒買使民不得收獲穀禾致有以民呼寃之弊極為可駭辭緣刑推教是　刑問一次七度

七月二十五日

玄風居金一萬

白等以其身為主鎮軍等揮軍中收歛之物已以言氐户启
查出文案覌之其殆不貲矣甚二是帝保軍既是重役矣
矣又從以盛弥賀刃盛弥出歛種種仍責收聚不一之無辜
村民何以堪之居莫非以其身符因兵營鎮撫憑藉兵營之
勢之仍售軍卒之技其罪不可赦常典亟之以刑懲罪教事

刑問二十七度

同日

吏推白等雖羽三介錯三丞式安名收搾輸納兵營軍充
之辛弥木花真崔陳本孫各所隨所力備給鎮撫處之子弥
質刃段鎮撫自兵營各種貿易準価出定則因価本分給收本
從軍士鎮撫處之不足之殆果為收歛備給之白之辛相考處

亦教事

七月二十五日

長水驛吏河有永

白等以矣身次知各驛弊瘼呈狀事錢文三千兩書給于書吏
處是如書吏告課爲有亦此非以矣身自己之事是白稱以行
路各驛言中收斂之狀明若觀火是亦奸驛言中錢文幾
兩式收捐是乎旀非但三千兩此外又多有收捧之條如是乎
所捧實數從實直告爲旀以矣身陞有徑營之事何敢行
路於此等書吏手以矣罪杖萬死無措可騐辭緣各別刑推
教事　刑問一次

七月二十六日

李聖佑

白等身為居長冰丁崇崇以錢故舍為白如可奸狀從
實難可驗辭緣各別刑推數年　　刑問一次
為相考事清道郡因推殺獄罪人金有光等文
案使之謄報一々考閱則金有光鄭仁述等段當初既
已首謀出誘崔佩於作變於書埋處之如石下一杖介
々承款為有如可惡之變幻前起情狀抱為獨聽同有光
仁述亦押來莫山嚴刑究問而一向變辭情狀尤涉
閃倏自當覺各別牢鎖取於得情宜當之詐其中李相
輝段其又牢囚之以出誘崔佩首謀初既承款々未已
法前仍病物故獄中為有在如中其子相輝則勿殺位

夜之時以軍官立番於鎮營是如可下番還家之時
逢着震匣家通計之人知騎其馬而歸是如既有來
見之人岑奈其又先發其有光等同謀之議不無知
情之事而其又信發既已身死是以又訴為事以子為詞
有若以子訂又而亦是枝葉累經刑訊一向諱因以術遂
重是遣白如獄囚推之日不可無令捷之道同李相詳
陵放送宜當自營是白今付清道官使之舉行向事右
閱監營

七月二十七日

永川田結都監朴泰相

白等矣身以田結次知都監察其空官乃其都書員

符同結卜占右結零敢爲偸食是如可押狀現露爲白
並可駭者除名別嚴刑處並教事 刑問一次

七月二十八日 黃州

金俊伯

白等給債倍捧自有朝禁是去乙矣身藉賴官吏之勢
給債於貧民科外倍徵頗多民冤可駭辭緣各別刑推以
徵日後教事 刑問一次

同日 黃州

李世芳

白等矣身以奴婢色吏稱以人情錢文三兩備給於代行色吏朴信
彥處是如爲臥乎所錢文出於何處而人情備給亦由何事是

隱喩各別嚴刑得情啓事 刑問十度

同日

防布色吏金德平

孫益泰 等

白等各浦防布自有升品定式而以好木收捧於民以麁木換色輸納於各浦是知各浦土卒之呼寃罔有紀極可駭辭緣各別推考事 刑問一次

同日

吏朴尚彬

白等矣身以寺奴婢隱漏查出色吏收聚錢文給賂於營裨之言傳說根藉錢文出於何處是隱喩嚴刑得情啓事

刑問一次 同日
神光倉前監官李時采
白等矣身以神光倉監官還上分給時出給與否惟在任意
或有不當受而受者或有應受而受之者此分不喻私自取用
亦多是如傳說浪藉可駭罪緣各別刑推懲後教事刑問一次
同日
朴尚彬
白等矣身雖是查覈色吏而同成冊修正持往營門則朴信
彥以留布磨勘色吏曾任營下人情錢三千兩捧之於奴婢色
李世芳處是如之說聞之而已矣身元無一分錢行賂之事是白
置相考處置教事

同日神光倉色朴致武

白等矣身亦為倉色還上分給之際雖非應受之人分給與否惟在矣身之手端是遣或為私自分給或私自出用是如傳說狼藉可駭辞緣各別刑推教事刑問三十五度

同日丙申倉色李德逢

白等矣身為丙申年秋倉色吏時還上谷三百七十五石零斗段也積置於佛旺寺春間穀貴時每石捧錢三兩是如傳說狼藉此穀出於何處而如是濫雜發賣是隱喻辞刑究問處置教事刑問二次

同日吏房金手隆

白等矣身以吏房多有可駭之事叱分不喻道色分付之言語

遍村尹在下吏之道也並乎痛而上年秋還上每夫太八石
式捧上是去乙令春分給時每夫叱分只是二石是遣其外乎
矣身段數逢知放賣每石錢文三兩式收捧私食後七等式
分給於貸本以秋谷租一石式捧上之計為卧乎叱並為達朕
為去乎嚴刑受並放事刑問三十五度

廿九日兵營領撫李貴業

白等矣身以營下領撫 進上以用各樣物件貿易捧納為
在如中木花與水荏果豆生清等及各邑以在軍餉穀乙自
營門直為定價放賣知委使其各邑軍卒貿納而此等物
及本價稍優別無不足之患是乎乃至於生漆一刀本價不
過木五疋而以市直以論之則多至於二十五兩以此五疋木本價萬

無狀當備價之勢各邑鎭撫等處合〻分定備價爲乎矣
鎭撫等或有雖未自當買價則矣身逢授買價爲乎矣
每名本價外添價錢七錢式私自收歛可駭辭緣各別
刑推敎事刑問一次

同日慶州東面居朴云起
白等矣身乙亥年歲抄時新來里以定閑丁一名稱以自當
周旋而色吏處以路費物六兩中古捧食是如可奸狀現露
可駭辭緣刑推敎事刑問一次

同日吏金壽起
白等矣身以乙亥年歲抄色吏擇以閑丁債錢文二兩捧食
爲有如可奸狀現露可駭辭緣刑推敎事刑問一次

同日大兵許必豪

白等矣文昌宗縣御營軍保米收捧時代錢五兩式
捧上事定式分付爲有去乙五兩外三戔式加捧之由私
自擅作是如乎可好狀現露作弊狀中可駭辭緣各別刑
推敎事刑問一次

同日無營領捧朴文老

白等矣身稱以無營買谷作契戎問之事座同時乼已同
師敎是去乙令此查問之下諱隱不爲直告可駭辭緣各
別刑推得情敎事刑問一次

同日大丘下運色吏林弘葉等

白等汝矣等下們來次初邑吏私人受出殆私貨來無石

二刀五合式收捧是遣元谷中十條𠂊乙私用之後徵捧於
缸人等處其爲情狀萬々痛駭是置其向曲折隱滯
從京直告右刑推教事刑曹主度

七月二十九日玄風主鎮軍金守石
白等矣身自兵營上年三月分石楅貿易是如兵營使
令朴進茂持牌來到故不記其數殷數而錢文叁兩伍戔給
送爲有旀上年本郡捧招時段亞矣身着名的實是乎等
用良處已教事

辛丑八月初一日

長只鄭南在

白等矣身水軍色舉行時訴云軍役頃下多受賂物爲
白有如可其爲情狀現露爲白有去乎依法刑推敎事刑問
三十度

同日仇乙萬招

白等矣身沙工仇大善之子尚州田稅下納時事狀亦有相知
之事當初下納時色吏等毆叱船人之事故以此含嫌果爲
誣罔呈訴之罪萬死無惜是白去乎依法刑推敎事刑問三
十度

初二日迎日居曹世奉

白等矣身他矣亭畜有夫女欲爲㥘奸之計叱分不喩
貪奪器皿等物爲白如可因其初招所告有叱現發情狀可
惡辭緣各別刑推敎事刑問五十度

同日興海歲抄色李善昌

白等矣身戊戌年歲抄色隨(行)時頉以歲抄時頉下人情雜頉
軍人等處多數棒錢之後不爲頉給致有民怨誠甚可駭辭
緣各別刑推敎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永川軍色李命世

白等矣身以歲抄色吏一軍士頉下事㫆以情(債)錢十五兩棒食
爲白有如可廉問時現露可駭辭緣各別刑推敎事刑
問三十七度

同日　安夫金等

各〻白等安矣等並只驛卒悖悪之徒慶州人金千重元非驛人是去乙袮以驛小是如錢文五十七兩馬三匹牛一隻恸制掠奪爲有如可狀者千重之所告據奸狀敗露情甚痛悪辭緣各別刑推施行教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　崔月生等

白等安矣等稱以監税官庫子使令乱唐作悪侵漁討食之端不一以是此豸不喩所属募軍小童使令案外爲隱匿不納其爲情狀已極痛悪可駭辭緣各別刑推施行教事刑問十四度

初三日慶州居金世隆

白等矣身一族李太興處稱以價布未收索錢二十二兩是乎
旀又稱軍役頉下奪賣所耕之畓是白如可情狀現露並爲可駭
辭緣各別刑推敎事刑問六十度

同日延日大松驛居安夫金等

白等矣徒等當此斯生困悴之日所屬驛人等處稱外橫斂
奪取牛隻是白如可御情狀現露辭緣刑推敎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延日大松驛

白等矣身所屬驛人處稱生橫斂之計稱以驛役頉下索錢
奪馬是白如可情狀現露辭緣刑推敎事刑問三十度

初四日　收斂勸學朴時秉泰等

各各呈牌現納白等矣徒等今此田結査覈時民夫良中弁

米四升㕚年四升弐收捧是如乎及至今日查問之時着倡終始隱
諱不爲直告是卧乎所民間收歛之後如是隱諱之狀事亦可
駭辞緣各別刑推查问教事刑問二十五度

同日寧海別監南時衡

另牌現納白等矣身以本府別監自鄉中吳結查宗之際每
名年末四刀㕚年四刀弐供粮收捧民間乙仍于緣由牒報無官
前爲有如可到此隱諱只以二夫叱分年末㕚年捧上云者事亦
可駭是白置隱諱辞緣各別刑推窮问教事刑问二十七度

同日面書員白Ｘ等

白等矣徒等各〻上年面書員随行是白如乎矣徒等或以
宗爲吳或以吳爲宗懸頃於民人等名付是白如可自鄉中

査覈時情跡現露於 道行次是白去乎可駭辞緣各别刑推
教事刑問十九度
同日各面書員朴天奉等
白等汝矣等庚子条田結次知書員多數偷食是白如可本府
儒生等亦汝矣等偷食之數既已查出為有置湏諦除良
從實直告亦推問教是卧乎在亦 邑内書員朴天奉矣身段六結
三十負果為偷食為有旀金萬必矣身段九結五十三負六束偷食為
有旀白必伊矣身段五結四十六負偷食為有旀申聖贇矣身段七
結八十五負五束偷食為有旀權仅奉矣身段十七結三十二負七束
偷食為有旀金益贇矣身段四結三十三負二束偷食為有旀朴允
業矣身段十二結四負五束偷食為有旀南九奉矣身段八結六

頁九朿偸食是白去乎並只係法處置敎事

初五日寧海申明碩

白等矣身庚子年歲抄色吏以義興校奴道漢身乙騎兵充定之後尚今不爲頉下之狀乙並無根叱分不喻至於捧食錢二十三兩之狀尤並絶痛是白去乎兩賬辭緣各別刑推敎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　寧海申厚善

白等矣身騎步兵價布木二疋及後木并不過五兩錢是去乙科外加徵之事並爲無根是白去乎兩賬辭緣爲先刑推敎事

刑問二十六度

初六日興海前座首幼學權正始

白等汝矣身亦爲座首凡干官事無不與知而今春賑恤時分賑

穀物以雜穀混雜以給使民不得食爲是遣至於官廳將告段置
汝矣身私自取去是遣玉流亭弛時是乙役事而指辭告課乎
亦官弛時使民有何曲折是旀允訪等爲民留設等是去乙汝矣
身爲自起番使民設築是遣戔有乎許之事則下吏單中間
摠使不得伸訴汝矣身慢不按察汝矣身不能居職之狀爲乙
賤先是旀且誘貧峽民代出役子專事牟利是如人言狼藉是
置各項辭緣從實直告亦推問敎是臥乎在亦破穀相雜事段未
石元數並只乎是置不能分揀乙仍于果爲相雜於各穀是白乎旀段
廳將事段矣身實無取去之事是白乎旀亭子作役事段役事經
營鳩取村木若過今年則禍傷可慮乙仍于亦官敎是巡使道
前面禀始役而非自下指辭告課之狀是白乎旀至於訪等事段

逢喚無辭是白乎於拔取事段同生長事時果爲所放以用爲白
有置相考處置敎事刑問平度
初六日興海都書員金龜正
白等矣身以上年都書員矣結多數除食爲白有如可廉問時有以
現發而驗辭緣各別刑推敎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都書員金禹正
更那白亦本郡以新量之後他無餘結是白如乎各面年分書員等蹤
驗田後稅以徐情各面書員等以合矣結三結平負以給於矣身爲
白去乙果爲賣食爲白有在果此外案無除結之事是白去乎相考分揀
處置敎事
同日眞寶張也朴時雨等

各〻号牌現納白等汝矣等以賑色飢民分賑時以雜穀交合分給
而米穀則汝矣等偷食辞縁爲先刑推究問教事刑問三十九度

同日賑色朴時雨亦

更招白等右良辞縁從實直告白推問教是臥乎在白矣徒等以今春
賑色飢民分賑時飢民段交合雜穀分賑後春年三石大米五斗式偷
食是遣以皮穀相對搜出兩人亦爲分食爲白有如可偷食之跡今乙
現露是白去乎矣徒等相考處置教事

同日真寶玉流亭成造色李致豪

号牌現納白等矣身以玉流亭成造色爲乎矣元非緊急之亭今春大
殺之時本官無意成造而矣身備告官家使飢民赴役成造之状罪
死無惜是白乎亦矣身〻爲首吏而西面民人等以大田執卜數多之故詣

官來許則頭陀等自下阻搪使不得呈許之罪萬死無措是白置

係法刑推敎事刑問三十七度

同日眞寶南面主人

白等官家鞍子價頭身次知面收合錢文藏數告課之罪各別刑推敎

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眞寶都書員吳再興

白等頭身〻爲都書員戈人等大田執卜太重事𢦏呈許則頭身

等自下阻搪使不得呈下叱分不喩踏驗時曠日持久賂契錢向頭

身不能檢察書員之罪萬死無措是白去乎頭身係法刑推敎事刑問

十度

同日眞寶工房吳始白

白等头陁等祢以官家鞍子價錢向収歛錢文之罪萬死無惜是
白去乎头陁等各別刑推𢽳事刑問三十度
初六日真寶倉色李時恒
白等矣身爲倉色還上穀多数除出米一石價捧錢六七兩租一石價
捧錢三四兩式仍以其錢文散給戈同二兩代捧米一石如是奸弄之
罪萬死無惜是白置各別刑推𢽳事刑問三十度
初七日青松庚子条歳抄色尹道完
白等矣身亦以歳抄色吏西生軍尹亮立受兩錢中一錢頃下次情債
錢八兩捧食之後尚不頃下使軍民至於累年對答叱分不喩其他軍兵
等處又爲捧錢亦数多情状照爲可駭辞縁各別嚴刑𢽳事刑問三
十度

同日青松縣色吏尹台甫等

各〻白等當初封庫時當民穀叚汝矣等處乙爲査出是乎矣他餘穀物叚以行期之忙急未得窮覈矣今此巡到之後他餘穀物所以縣貸京用與否更爲嚴問是去乎磨勘成冊中所錄縣穀內何穀亦官不爲出給是隱喩挂曰縣飢而虛張戔數京縣之戔並爲零星之事潛行時仿〻谷〻無不歷問是去乎縣穀內用手本一〻直告之推問教是乎在之巡營所來空名帖七丈內二丈叚還爲上送是白遣一丈叚官上去時持去是白遣一丈叚矣身等處來食糴次出給爲白遣三丈價米十石此分縣儲時京用而磨勘成冊中載錄是白乎祢巡營請得小米三百石內二百石叚本來毛弃三百三十石並本次頭民人等取息磨鍊分給是白遣一千石叚作錢六千四兩下付倉所官私用是白遣半千石此分縣儲

時京用而入於磨勘成冊中是白乎旀賑恤後所餘正祖八石作錢二
十二兩四戔段置本官私用是白乎於成冊中所載來二十三石十三斗五刀
六合五夕內二石段賑恤監色粮資次出給是白遣六石段自南倉
作錢三十兩本官私用是白遣又六石段自孫倉作錢三十兩本官之
爲私用是白盆此外更無所告之事是白去乎分棟處置教事

同日青松官牌次知等

白等矣身等以妓生矣身太陽段近侍于舊友主是白遣次知矣身
段近侍于御書房主是白乎矣以矣身等之近侍訟事立落在於矣
等之請囑是如所聞既及於御史主前罪狀已著死無所惜是白去
乎各別刑推教事刑問三十度

初七日青松官廳色吏朴尚佺

白等封庫後又復濟行時得叱弟矣在任時多出錢文換作銀子是去
如傳說狼藉叱出錢文幾許兩而叱買銀子石幾許乃是於錢文
從何出來是隱喩汝矣身爲矣麗色叱向事狀萬無不知之理從
實直告爾推問教是卧乎在亦矣身次知以納者不過大槩若干
石而元無出錢作銀之事是白遣矣奴鳳成亦問ゝ有作銀以納之
事是白去乎作銀事段鳳成處推問教是則可以同婢是白遣相考
處置教事

同日官奴鳳成

白等矣麗色朴尚俊招內弟矣在任時矣身向ゝ有以錢作銀以納
之事是如爲有置錢文幾許兩出給而幾許兩銀子換貿以納之幾
許是隱喩從實直告亦推問教是卧乎在亦前矣丙申年到

往時而丁酉年爲始盈德人林士令爲名者出入官家每年二三廻
馱錢作銀貳百兩貳六七十兩式納上爲有如乎去年十月分林士令身
死之後以矣身能知銀品是如每次出給錢文捧銀以納爲一百九十兩
是白置此外本府蔥谷銀別將尹進業亦爲捧留捧納爲有置
進業處推問教是則無可以問㖏教是白置相考處置教事
同蔥谷別將尹進業同生弟厚覺
白等矣奴鳳成招內矣兄進業亦前後在往時受出錢文貿納銀
子是如爲有置矣兄段當捉來推問是乎矣居在遠處乙仍于不
得推問是在果矣身兄弟間爲無不知之理同銀子捧納辭緣
從實直告亦推問教是臥乎在亦矣兄處一巡捧銀七十兩又一巡捧銀八
十兩以納是如矣兄處聞知是白去乎相考處置

敎事　同日前吏房尹家所

白等矣身以鄕中兩班鄕會時語逼前友是如誣告官前是如
可令此使道前以會時傳語刑房擧京告課後矣身誣告之狀自
爾現露是白乎於使道敎是巡行時主人等前友捉來治罪是白遣亦
爲用出爲德是白乎矣矣身身爲首吏不能規諫善導是白乎於
京砲手上送時五百餘兩錢收捧於其間者他也叱無之視而矣身
亦不無與知之事其爲賂契其向莫此爲甚是白置各項罪狀萬
死無惜是白去乎各別刑推敎事刑問三十一度

同日　金辰白

白等矣身身爲京砲手〔卒〕領去監友砲手上送時稱以資裝其向
收斂錢文多至於五百餘兩而稱以傳給系砲手多數偸食是白

遣此外三百餘兩又為收捧白地偷食之後畫像帝友並為踏印以為

日後憑藉之罪萬死無措是白置各别推刑教事刑問三十度

初七日 迎日浦項監税色吏黃龍河

白等矣身次知税以凡事多有弄奸之事叱分付偷至於暮軍棄陵置

不為入納於道行次之意言及庫直處之罪萬死無措是白去乎依法

刑推教事刑問三十度

初八日左兵營鎮撫朴是鳴等

各〻白等自營門貟年次来石牟罷石錢一兩每十四年式貿肉次定

式分付教是乎矣〻逢等歡為肥己之計定式外願負人等變濫斂

加徵為在如中各人亦中或有限內未執之人則提因營庫脊捧牛

馬或奪家莊是如怨聲朋興為臥乎所恐犯甚重可駭罪緣各别

厳刑教事刑問三年度

初八日青州幼學闵僖等

各各白等矣等因四法鄉會時適有以金辰白砲保聚錢事有呈
訴之人是去乙因此招致前友吏房責其不善擇任之罪且以前友
上京後圖揿自取之事有所合罰是乎等因前友奴名呈议以教罪
前友採以一体枕因矣令因御史適親查時教罪前友事段因其時
傳語刑房之從京直告有所發明是乎矣吏房是異於他吏為
前友親任之吏是去乙前友才乙去友有此合罰是遣且衙客所嘱
之婢次以以任契之罪有所合罰則雖日侵逼於前友是乎乃吏房
次以之合罰自不貴其窘逼於前友之歸則矣等雖免有所干
犯於城化之分是置其在緋風正習之道不可無懲治之道是去乎

右良辭緣各別刑推敎事刑問十五度

初九日青松倉色尹仲立

白等莫重還穀民人等處分給時以米太磨錬後以皮穀私自換所
分給爲有如可民人等欲爲呈訴則自外成不冬記以給所状現露
直告後即又推問之下隱不直告一向發明之状極爲可駭辭緣各
別刑推敎事刑問七度
右良辭緣更良現告爲推問敎是臥乎在爲以米太磨錬以而租分給
事段爲有曲折當初太十三石段自友家以租換用是白遣六石段旅
臨時煙造次取用後爲以租充報是白乎等以合以計之則爲十九石是
白乎所勢不得已以此租分給而非矣身私自取用是白乎民人等
不知曲折之如何奴以磨錬太出給爲云云而究已文書中以米太磨錬

之故復迴無路是在如中間人亦處其徵捧時以本太收捧是如可敵

爲呈許是白去乙矣身果以本租納上事成給不忘記爲白有在果

同任色吏金贊甫段將爲逃絶乙仍于贊甫段成不忘記段式

人等不爲肯受故矣身果爲成給爲白有於七外租九石粟公石

合十七石段果爲倉底式人等處私分給爲白有如可自反查一覈時

現露而實外剩餘之故名石致慮公於雇馬艦爲有如可舊友上京

時換錢十五兩補用於雇馬價是白遣其餘租九石段仍爲撒在式

間是白去乎其爲不忘記成給事段其時曲折不過如斯而已矣身私自

換用之事是白乎矣至於十七石私分給事段設其罪狀萬死無惜是白

置相考處置教事

同日青松倉色尹世漢

白等員重還穀私自出置於人家任意發賣是如可奸狀現露之
後令此推問之下一向發明諱不直告可駭辭緣各別刑推教事
刑問三十度

初十日義城居李正學

白等潛行時及到汝矣家則稱病倚寢殊無迎接之意多發暴
戾之言故不能寄食空過冷突御史之行不足責望而汝旣知是
兩班之行則爲其民人者豈敢如是逆悖到此耶不知名分之罪至
極難免而駭辭緣各別刑推教事刑問十五度

十一日興海收稅色吏裵永必

白等青魚私其良中進捧元稅外或稱地稅或稱潛商稅
別作名目多數濫捧是如可現露於海民等狀而駭辭緣各別

刑推敖事刑問四十五度

十二日鎮破傳閑長吏拼一尚

白等奏身統營傳閑當日逢换是去果統營程道不過五日程

毋滞一刻星火飛傳令年二月内更到付上送爲乎奏如是細招之

後時愚同文君有稽傳之乳則各别刑推敖事

同日義城居私奴先陌石

白等奏身名赴舉儒生任接於隣家時適發乘醉肆言凌辱

而至有違告使道爲可駭原情各别刑推敖事刑問三十度

十四日統營蒜山倉監官李基望

色吏兪時昌

白等奏段等本營元貿鹽外私出錢文九百餘兩每兩代鹽一石

式一依官定式捧上賭契鹽溪之役罪萬死無惜是乎於且本營
文狀向多有輕忽之意事体叱在不可仍置是去乎各別刑推教事
刑問四十五度

十五日 鎮營雇馬色權海云

白等令此權德秀招內條畫錢收捧事良中其矣身段只徐
案付軍官教件記成貼傳及矣身是如爲所乎許件記中仍
付 °軍校教式許是於每名錢文式許式收捧用於何處是隱喩
其間曲折從實直告亦推問教是所乎在乙矣身以甚多年雇
馬錢次知之人同件記中軍官元數段并雖記憶是白在果每
名錢文八戔式收捧而矣身以遞差之故同所捧錢文八十條兩及件
記并以交代是在權後萬交傳及是白去乎同錢文用處權後

萬変推問敎是則可知其案狀是白置相考変置敎事

同日都訓導權後萬

号牌現納白等權海云招內軍友等変以捧保當錢千餘
兩及件記并以傳給於攸矣身爲臥乎所果如海云招辭則錢
文用変沒矣身萬無不知之理其間曲折從實現告之推問
敎是臥乎在亦矣身次知崔馬錢乙條番錢并以矣身記草
文書計之則前後用下至於六百九十九兩五分之多是白去乎相
考変置敎事

同日鎭營掌務軍官具再石

白等權德秀以告內當初因將令除番錢收捧一款濫行
時既已現捉是白乎乃此犯矣身獨自奉行之事其時掌

務軍官亦有與知之事是白去乎同具其[石]處推問教則可知
其實狀是如爲臥乎以果如崔德孝以告而價錢貳兩是於木花
幾斤是隱喩一一現告亦推問教是臥乎在亦矣身戊戌年十二月分
逢差掌務軍官是如可乙亥年九月分遞改是乎矣除番錢
收捧事段崔德孝以告少無差爽是白在果至於木花換貿
事段矣身段差之後實無以知之事是白乎旀錢文段每石八錢式
收捧而其爲元數年雖記憶是白去乎相考處置教事

十五日鎭營隨陪金夏彬

各各白等上年良中自鎭營稱以除番錢以本軍官等處收合
錢文及崔馬廳便利并四百餘兩換貿木花稱送本家是如潛行
時乙以捻知可驗詳緣嚴刑得情教事刑問伍度

同日安東燔瓦色推在均
白等矣身身爲燔瓦色吏奈其空反燔瓦之際以棒此太多
數賣食叱分不喩役丁徃自放還是乎於累朔工役不至數多
事並痛駭可駭辭緣爲先刑推教事
同日鎭營軍官權德秀
白等道於昨年時得仰上手良中自鎭營以廉軍官等處
除書後及雇馬廳便書錢并四百餘兩換貿木花䭾送本
家是如傳說浪藉甚間曲折從實直招推問教是臥乎在亦矣
身也去年分本鎭掌務軍官隨行是白如乎同年九月日不記
念間有李義城更由進陛之時因將令雇馬廳便書錢九
十五兩矣身逢授而錢文數本鎭吸唱黃書叱先次知輸運

于義城與同縣居本鎮軍伍李同彥金津右金海邑趙
石希等四人同力具成換貿木花而三百斤設果爲直送畢上
本家邑道其餘木花及存本次還以作錢仍納本廳爲有於餘
畜錢收捧事及本鎮營將到任之日軍伍畜記循例入監則以
爲他鎮則皆有餘畜之所事本鎮則元無此例遠地軍伍窮農
節畧根性來亦係有契本鎮及置依他鎮例係畜事甚便好
是如爲有等以軍伍等處循向可否則皆以爲錢文錢或入納
後係畜則可以便好是乎乙仍于只憑軍官案付數件記成貼付
及於崔馬色權海云處是去乎厥後錢文收捧一款海云處排向敎
是可知其宗狀是白置相考處置敎事
十五日寧海都書員金進業

白等矣身次知庚子年田結多有餘食而各面書員段充也置
招爲有矣此矣身段及其巡到之日初機逃躱情狀尤極絶痛是
置同田結餘食之罪各別嚴刑得情敎事刑問一度
更招白等右良辭緣陛沸除良還實直告爲推問敎是所乎在
名其印文書磨勘時不無情績各面書員單與結七結收合以給
是白去乎矣身果爲捧食的實爲白有置依法受罰敎事

同日青松前吏房尹亮琢

更招白等 使道敎是潛行時主人等前良提來治罪叱分不喩
名爲出用印信是白乎矣身爲吏房不能規撿善導是白乎
物亦絶手上送時五百餘兩錢收捧而問左他邑以毛之視而
矣身亦爲老無知之事賂契而莫此爲甚此兩件罪狀更良

刑推敎事刑問二十度

同日青松居金辰白丿

吏招白等矣身以京砲手領去監官砲手一名上送時稱以資裝民間収斂錢文多至五百九十餘兩而稱云傳傳給京砲手多數偷食而面囑前官必為文書踏印以為後日憑藉之資叱分不喩此外三百餘兩亦為収捧偷食之狀尤極痛駭吏良刑推敎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青松居御保鄭得永

白等當初汝矣身他矣奴談沙里被打於申邦項兄弟而致死是如發狀之後彼此推案一一考閱則汝矣發狀時汝矣所告公證人談石之父次先等所招皆不見

談汝里被打之事是如爲卧乎所此已汝矣身勒指公論叱分不喩以人情事理推之十餘歲稚兒胸膛背後蹴踏所傷屢甚是狠藉則似女其時即爲氣塞不省人事是去等汝矣身處何以被打以一〻言之是祢設令被打於邦順則汝矣身何不委之於邦順家使之救護是祢汝矣身雖與邦順有所訟卞相爭之事打殺人命至重是去乙負去時路經官门而何不入告是祢被打將死之人負歸時人必察見是去乙無一人目見者叱分不喩雖汝矣身是良置歸路若見人則必以如許曲折言及是乎矣亦無言及某人之事此數三條緊見汝矣身節〻誣飾之狀是祢且汝矣身以此被囚之後公然逃走此

必是汝矣身自知其罪逃躲也若無所犯於其間則雖
数十年久因必欲自明而後已者乃是人情汝矣身先
自畏㥘越獄逃之者汝矣身所犯昭然可知是弥且潜
行時得聞萬口一談皆以汝矣身故殺汝矣兒奴㥘使邦
傾歸如私和而有此發狀之事是如可及夫推覈之
際汝矣所犯漸次現露將有自服之事故擧族逃躲
是如爲臥乎汝矣身兒奴踢殺曲折嚴刑得情教
事

十六日安東南後居戒立

白等矣身亦兩班之於常漢名分懸絶是去乙𤋮

甚還上來納侵辱士夫之狀極爲可駭事係爲先刑
推教事刑問三十度
豐基十九日金聲振
白等矣身以上年都書員敬差道磨勘後餘數
百餘結私自擅用是如本郡人言藉〃闌末極爲痛
惡辭緣各別刑推教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崔致奉
白等矣亦以前等時承發各面凡諸出于各人等
處或捧錢兩或捧穀斗是如各面民人等呼冤
徹天闌末極甚痛駭辭緣各別刑推教事刑
問十五度

同日全成俊

白等汝亦以焰焇監官各邑冨宲閑丁多数充定於募軍案中自朝家既定之一疋之木式每名収銭四両是如可奸状現露辞縁各別刑推教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全五憲

白等矣身以軍粮色吏軍中分給烏銃先文中無收待之事是如為臥乎所情状可駭辞縁各別刑推教事

二十日方再五豊基

白等矣身今年田税次知為白有如乎税太汰運

價并當爲一百三十四石是白如乎京居洪治堯
亦自京同稅太推移上納後下來本郡京上納
本太一百三十四石及加數太十一石果爲出給於洪
哥處爲白有去乎相考處置敎事
同日大同色鄭雲傑
白等所謂京居洪哥處穀物多數出給辭緣
推問於汝矣身處則終始隱諱情狀萬分痛惡
辭緣爲先刑推敎事刑問四十度
同日補民色李萬秋
役只色巖
白等官家米租石以長利分給民間是去乙汝矣

等段同米租石貿錢以錢長利出給是如乙仍
于其間曲折推問於汝矣等則汝矣等隱諱
不告情狀萬分絕痛辭緣爲先刑推敎事刑問
三十度
同日幼學黃雲亨
白等矣身媢忺土主有請麼　啓已極無據
是遣又出文欽財將意立碑其爲情狀尤極絕
痛辭緣爲先刑推敎事刑問十五度
同日田稅色方在五
白等汝矣身以田稅色符同京居洪哥莫大
重稅太不給民間出給洪哥之狀可駭辭緣

爲先刑問敎事刑問十五度

同日礪山居鄭撣

白等矣身亦放賣奴子處多般侵虐已極無據叱分不喻辭以 御使道親切人以爲藉勢之罪萬死無惜是白去乎依法刑推敎事刑問三十度

二十日豊基座首黃壽紀

白等汝矣郡守時坐官次是乎士民之碍之狀極爲可駭乃何乎其辭緣汝矣處推問則汝矣言辭不恭至發何其已甚之言汝矣罪狀實有紀分蔑 上之歸 國綱所在不可尋常益之爲先刑推敎事刑問三十度

二十二日金次午

白等矣身旧上典之被捉入官之際炊飯次矣身未贖身
是在同生妹括磚章來之際矣身拔劒致索解去之狀愚〻
痛悪辭緣爲先刑推敎事刑問三十度

二十四日校任張世彬比安

白等儒校生案取納之令甚是嚴截而汝亦多般稱托於犯
不納正案之狀甚爲可駭辭緣各别刑推敎事刑問拾度

同日比安工房申汝貟

白等汝亦私居林世九一族件里生既乞物故而不爲頃下乞無
據至於情債錢文七兩明白捧食之後到今延諉之狀亦
甚痛駭辭緣爲先刑推敎事刑問十五度

二十五日賬色金進比安

白等汝矣身稱以賤貧乞間戶籍自友備紙書給侶味居戶影
收捧穀物乙是無前之事故乞怨恨藉是去乎既稱賤貧則他
友居金道進以可以一面戶籍處給是隱喻其間曲折一一直告爲
於且戶籍價收捧租鹽精故還毛租換出後每石捧錢四兩零木
一疋代給錢一兩待秋收捧之故汝矣身又從之從中弄奸投有
我矣乙尔乙直告爲先刑推教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留布邑田萬乭

白等汝矣身爲留布邑賤穀多數換出每石捧錢四兩木一疋代
出給待秋收捧之故民怨恨藉是去乎其間曲折從實直告教事
刑問十度

同日前倉邑朴萬玉

白等汝爲本倉邑來石多穀偷出作錢而石來捎錢六兩之後陥戋二
兩絡秋徵捧石式是如傳說不啻狼藉是乎各可駭辭緣各別刑
推放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通引孫昌亂

白等身爲通引紫山犯伐人處壯紙一束式隨捧之故也怨恨狼藉是
去乎可駭辭緣刑推懲後放事刑問十度

同日官婢比月

白等大凡官婢之隨廳本官元非可畏之事是乎矣婢矣身段一自隨
廳官婢之後凡干訟下請囑無不貪孫爲之而受賂是乎所邑鄉
任直出校任望定之時亦爲賄囑各望故人言喧騰九里本土之人
傳說狼藉四隣及上下人無不喧傳是乎所婢矣身賄知奸濫亂改

作弊之罪依法刑推以懲日後教事刑同年度

同日告奴下帖

白等汝身分妻向良中錢文二百條兩各人處受給債爲白乎
矣每兩殖利七分式折定以給爲有如乎飢荒之條食債之人使於
至重是如及中於使道主賭給之時有此嚴問亟爲惶悚叱白罪
每兩殖利依定式以什二之利收捧爲乎矣如是之後依前濫捧
是白乎及中則追上捏造是良置以此意論文手叱營當
施重律是白置依分付果給錢賠後悔教事

二十六日青松砲保監官金進白

號牌現納白如矣身亦以本府砲保領去監官京砲手上送時
旅以資裝軍物等受錢文八百條兩收合而中間偸食之罪萬萬

死無措是白去年收歛軍丁之罪係法刑推救事刑問六度

二十七日軍威兩班李龍徵

向等潛行時得聞汝矣身性行本來悖惡非理鬪鬨之擧不啻限

蔣也尒不喩經年良中汝矣孽五寸叔毆打致死而汝矣身既是豪

橫頑惡而且因汝矣孽五寸叔之孤弱不能發狀成獄是如傳說

播往隣道之人是良置莫不言之此宗萬萬驚駭到今年久之後

往難成獄是乎乃汝矣罪狀既入於應問中則不可因置故丈之捉

囚本邑以待處置而汝矣身不爲來現是遣使汝矣七十老父代交

縲絏之厄爲人子而其父在囚則往有死罪是良置以當即入以免

其父而汝矣身則不能自外觀望不即入現致令汝矣父有數日

囚獄之事此宗偏紀以闲以此推之則汝矣身平日惡行亦推可知是

置前後罪狀并以刑推懲屬教事刑問二次十五度

同日安東朴春奉

号牌現納白等矣身文即安東申生貟奴子而頃年矣身以訟下
事呈本官時直呼申生貟姓名而　其罪狀致有被囚之事是乎所
父上典無異矣上典是白去乙有此等名擬罪使有牢囚之子是白如乎
此則風化所関矣身罪狀萬死無惜乃今不啻矣身以矣父及矣同生
中不孝不友隱罪鄕中是乎所矣身罪狀另加刑推以爲懲屬
教事刑問十五度

同日重威大同色吏道成

号牌現納白而汝矣身大同儲置米事體重大是去乎當此邑歲
多斂擄賣場市是如潛行時潛行時所仰浪藉是去乎其間詳緣

各別刑推教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統營營吏姜應太

身庫隄納白等統營推去高重至於文簿陸續之間多有自損

休記事矣身不察之罪各別刑推教事刑問三十度

同日軍威倉色金守億等

白等矣徒等上年倉色時穀多還表除無乇向別還上分給之事

皆以知面人處私分給之罪誠甚無據是白去乎各別刑推教事

刑問三十度

二十七日鄉校西齋任朴震赫

白如矣身以西齋所任丁酉戊戌庚子三年校案除治隱匿不

納可駭辭緣各別刑推教事刑問五度

二十八日義興倉色李碩萬

白等僭行得聞本縣以入於稍京之故不爲設粮而弋在以坐
呂是還穀是去乙汝矣身亦爲倉色還穀七十餘石出賣於場市門
是乎矣一時以盡數出賣者煩聽聞乙仍于數月間漸次出賣是遣
汝矣身又自私分貽之還穀其數夥多故弋在受食大不如常弋怨
不啻狼藉汝矣死狀不可尋常置之各別刑推是去乎隱諱
良沒京直告敎事刑問四十五度

同日長水驛吏房河億哲

白等道行次巡到道內敎時察訪驛人馬馳進巡使道行次以
到是去慈仁和爲白有矣去來察訪不爲執知於道行次而矣
身居問矣狀者大失奉体而其在体面矣身不告察訪有此誤

舉是白去乎可駭原情各別刑推赦事刑問三度

白等有夫女通奸罪主令甲是去乎可駭辭緣各別刑推赦於

矣妻及連及還官揮定贖赦事刑問五十度

二十八日 孫世賓

九月十七日長水察訪牒狀

當初河陽弓人呈訴也不知其間委折而泛然題給矣今親

以牒可以知之驛人歇價賣畓宗為適契而以買者剥其歇

價而得買久執不退誣為無據河陽弓隻馬位田推事乙

沈以牒定之是乎矣比題據移文于河陽而推其前呈狀訴

而處周宜當

同日英陽縣監牒狀

巡到時同金億推案一〻考閱後死人金億及屍親〻加

究詰則金儀之睃昧昭然可知故書 啓時分揀事論達
味料是去乎此題導良報巡營姑停同推無妨何及自道
行移關巡營乎相考施行向事
八月初三日茉川郡守報狀
羅舒川赤毀新倉刻期畢毀後條報向事
左兵使報狀
高於仁者赤陵以尚嚴治是乎矣特以文武之途偏一時隨
性云放署施刑推放送向事
統制使移文
本營雖曰尊重似無過於道伯而道伯則危于蔑関
之事無不即速舉行者盖以御史之奉 命而來故也

本營則初則發關推捉一監色而回關內侍其未現當爲捉送云者顯有輕歇不卽擧行之意是旀後則使之捉送書關營吏而亦不捉送是遣有此游辭回關是乎所所謂初一日捉送監色尚不來現則關文內辭意未可取信叱分不喩營吏之不爲捉送是豈尊事體之意耶若如本營所爲則此後 朝廷 命令不得行於外方矣事雖微細關係甚重不可以泛忽置之是去乎同營吏及監色定刑吏火急捉送俾無論列啓 聞之乱向事

昌寧縣報狀

金必成等之欲防前頭侵責方以督捧㨾呈訴極爲駭然金必相等捉入別杖三十度是遣營下人段姑無

加棒之事則不當捉囚即爲放送向事

梁山郡守報狀

今此金雄達所供不無獄情透露之端捉囚各人等後日同推時更加嚴問期於輸情爲𢬵亦報于巡營處置向事

大丘府報狀

成冊捧上是在果逃亡老除頉因査出以校生餘數一遝代定爲𢬵一遝牒報是乎矣代定成冊若未及於踰嶺之前則當該監色不無推致之事叱分不喻前書 啓中亦當有論列之擧相考施行向事

新寧縣報狀

成冊捧上是在果額外校生役本縣軍丁之此後有頉

者隨即代定是遣其餘乙良别爲錄置宜當是

旀兵水營所送成冊捧置以爲直送之計而至於京

司門成冊則自此輸送有所非便還爲下送自本縣上

送磨勘向事

永川郡報狀

成冊捧上是在果此外雜頃代定成冊尚不來到此必是

該吏駭慢之致更加嚴飭數日内畢代定成冊牒報

宜當向事

慶山縣報狀

成冊捧上是在果所報内辞緣其勢誠然未代定二十

二名段以左兵營硫黄軍四名省峴驛保三名架山

募軍保人三名劃給是旀其餘二十二名段東伍
步軍資保一百三十六名內擇其壯實者畢代定
後牒報是乎矣水佳軍各件成冊上道則當自
此直送兵水營以爲磨勘時除情債之計是去乎
星火扎行俾無一刻遲滯之地宜當爲旀若或有未
及於踰嶺之前則座首兵房捉來刑推叱分不喩
書啓中亦不無論列之扎相考施行向事

榮川郡公兄文

道行踰嶺前若未及代定則閑丁劃給極爲不緊
別隊保七十名勿爲罘定宜當向事

巡營移文　九月二十二日

架山外城屬募民亦其矣保人一併罷定之勢難支保是如稱寃呈訴極其紛紜是乎所前使時自獘營各樣色目七百十名劃送外令此募軍保人等又自 貴行直為分付各邑使之罷定是隱喩所謂募保與他色目有異南北兩倉處於山谷孤絶之地許多銭布待變軍器守護無人募人流民定給兩保以為頓典守之地是如乎癸巳改軍制時只給一保保則罷定之故同募民輩不能保存逃散居多是在如中今若又罷其一保則其矣等難保之状固不足恤而関防重地虛踈可慮自 貴行募保若已直為罷定事 分付則以獘營屬他邑目搜給何如是乎喩叅量回移以為變通之地向事

綂營移文 八月初一日

因貴行移文蒜山倉監邑之刑吏起送為去乎相考施行
向事　　回移

觀此回関貴行二字題有輕忽之道事體所在何容若
是極為駭然監邑以錢一兩收塩一石之罪及本營文報不
察之失刑推為乎矣監官段十分叅酌刑推二十度為旀
邑吏段刑推四十五度仍為放送勿復侵刻塩民之意
自本營亦為嚴飭勿復有前如之弊事

六月十九日　巡營移文

節到付刑曹関内節　啓下教今五月二十五日大臣備局
堂上引見入侍時領議政金所　啓令番因旱災已
為疏決矣禁府罪人勿論時囚編配别無疑獄而最
是刑曹罪人皆是殺人咀呪多年囚禁具所受刑至於百

餘次疏決時文書只為抄錄罪名故罪犯大重則皆不得舉
論矣其罪應死而忍杖不服者固為痛冤不然而或
有一毫冤枉之端而一向牢囚則豈不感傷和氣
聖意則刑曹堂上與堂僚閱罪人文案
詳細考閱其中或有疑端可傳生議者參酌處
置其中 啓下罪人亦稟于朝廷而處之至於
外方獄囚道臣亦其該邑守令及推官取其文
案一反覆論難罪涉冤枉者論列 啓聞有所處
決則庶合於疏釋罪囚導迎和氣之道以此意
分付該道監司何如 上曰依為之户曹判書
閔鎮遠曰御史回還時亦為詳閱各邑獄案可放
者放之可疑者書 啓之意知委似好矣

上日依爲之事 傳敎是置 敎旨內辭意
奉審施行向事関是置有亦関內辭緣相考
施行向事
閏六月初一日 巡營移文
爲相考事軍威縣架山倉色李順芳及監官處問
並只照律宜當事移文是置有亦初因本縣
民人等呈狀使之行查是如乎軍威縣查報殊
不明白故今春夏等 殿最中以查或欠詳置
之中考者良以此也是旀倉色李順芳段已
於五月初以此事嚴刑一次放送是如乎移文內辭
緣又復如此李順芳及山倉監官並只照律
處置計料爲去乎相考施行向事

閏六月二十二日 巡營移文

為相考事節到付備邊司關內節到付京畿監司牒報內節該良役變通關文中戶布游布結布口錢等四法中或有疑難未審之處或有掣肘難便之端是乎等以敢此稟報為去乎各項條目詳細指揮亦為有等以若行戶布口錢則納布軍額所當盡為革罷而通同磨鍊公私賤叱分勿論上番軍段依他例納布後上番時段當有參酌給價之舉是旀戶布游布則大臣以下並為磨鍊是遣口錢則生進以下雖大臣戶下當為計口磨鍊而奴婢勿論是旀結布之每結一疋云者出於舉槩論斷之語各邑田結軍額雖有

多寡之不同諸道齊報之後觀其結布都已上及軍布所減都已上自　廟堂參酌處置是旀復戶之結數當爲減半磨鍊之意書目題送爲有置相考施行向事關是置有亦關內辭緣相考施行向事

七月初二日　巡營移文

爲相考事庚子條新加括寺奴等還徵布爲今日民瘼故前頭書　啓時欲爲論列姑爲緩督事移文是置有亦本道中道以下五十二邑寺奴專屬舟師而寺奴奸僞百端冒頉數多莫重防軍太半闕伍每以別邑所在奴布代送而邑布耗縮無餘乙仍于前使時爲慮防奴之日縮代布之歲增冒頉限

漏之類一併查出填充闕伍録冊查記者意覺
不偏而冪其行查之日或不無應頓而不頓
或虛名而録案當減而不減徵布於既骨之人侵及
於無辜之隣族其中退徵之類又多疊納之患
故弊瘼深閔此弊思所以蠲減之就其中虛名
入録者白骨徵布者曾入良役者退徵布并以
変通蕩減次一邊列邑一邊論列狀　聞為有
如乎　朝家不為許遂良民混入者另分成
冊修報亦為有卧乎所弊瘼乙以未得準請為
深慨恨令到移文内辭緣如此深得奉
命詢瘼之體庶解生民倒懸之急前頭修
啓時若果論列啓　聞則弊瘼之所未准

請者可以一〻得力一道民事誠為萬年相考
施行向事
閏六月二十四日　巡營移文
為相考事前矣到付　貴行移文內節該重威
架山倉色李順其亦偷出倉穀其矣所知各人處私
自分給是如傳說狼藉乙仍于捉入推問則箇〻自
首是弥監官處推問則其矣身段以斬差監
官不識所致見欺色吏是如為有置偷出　國
穀自有其律並只照律宜當向事閑是置有亦
同監官李伯裕段以不能覺察依律文決杖
一百色吏李順其段計贓依二十五貫例決杖一
百全羅道康津縣流三千里定配為有等以緣

由田移事

九月二十二日　巡營移文

爲相考事節到付　貴府移文內節該營屬軍丁抄名之擧姑爲安徐商度指揮事移文是置有亦貴府之難於遲留代頉之事甚緊急誠如　貴移辭意非不欲卽寢指名劃送之令是乎矣但一邑營屬之數多者或至數三百其中羅定之數雖不滿四五十而稱以可合人抄出遍侵境內之營屬則其給賂圖免之際爲窮民弊端者有不可勝言是在如中此出於爲民除瘼之意而營屬亦民其去歇就苦之怨固不足恤而至如不在羅定之中橫被奸吏之侵多費賂物呼冤呈狀則營門安得不軫念而思除其弊乎

弊營之必欲指名劃送然後使之充定者蓋出於
此而 貴行亦宜察此事勢有所伸縮俾無弊端是
乎等以茲敢不避煩瀆更此論移爲去于各邑詢
額 貴行未必盡數充給而其多少大略或能 領
識各邑分俵之數 商量酌定後[illegible]移文則 弊
營即當拔出小名星火分送於各邑使之即爲
罷定磨勘則可能免 貴行之遲延而亦可免
營屬騷擾之弊未知於事勢何如是旀營屬自
是無本邑頉下故有闕則輒即頉窠罷定之際
似無以着頉往復之慮是在果更加 商度復
賜指揮幸甚向事
九月二十日巡營移文

為相考事節到付移文內節該貴營劃送各色軍
等各邑軍兵逃老故雜頉之代充定後餘數觀勢還
送事移文是置有亦今此軍兵等逃故之代營屬
罷定之擧盖出於為民除瘼之意則營門豈宜
有一毫靳惜之意哉第當初自 貴行只以元數
某邑某色目幾名是如劃送爲邑元無小名列書分
劃之事故各邑代定之際色吏輩多有混同推捉憑
籍操縱之弊所經各處呈訴紛紜乙仍于以營門
指名劃送後罷定之意分付各邑言身亦與英陽
縣監有所酬酢是如乎今觀 貴行移文似以
營門劃送之際磨勘遲延為慮而英陽縣段
已為分付留營軍官抄出小名下送為有在果罷